

壹、前言

在學校中，教師會透過各種複習、考試方式來幫助學生記憶，但卻也可能因為重複地提取某些知識而造成未提取的相關知識的遺忘，此現象即為「提取引發遺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Murayama, Miyatsu, Buchli, & Storm, 2014; Storm & Levy, 2012)。近年來愈來愈多人研究 RIF，它是記憶提取的重要層面，且非意識可控制的。RIF 是重複提取練習部分材料，而造成後續遺忘與該提取材料相關但疏於練習的項目。

個人的成就目標 (achievement goals) 是重要的社會動機之一，相關的研究大多關注在個人成就目標對學習行為 (程炳林, 2003; Midgley & Urdan, 2001)、態度與情緒 (Elliot & McGregor, 1999) 等的影響，少有對記憶層次的探討。近期有實徵研究企圖檢驗成就目標對記憶歷程的影響，也發現成就目標會影響記憶編碼 (encoding) 過程 (Murayama & Elliot, 2011)。那成就目標會如何影響記憶的提取 (retrieval) 呢？

本研究以符合教育現場特性的材料，檢驗成就目標對於 RIF 的影響，提供社會動機影響記憶之圖像的其中一角。個人的成就目標究竟是如何影響 RIF 呢？是增進自我的趨向精熟目標 (mastery-approach goal) 還是學習是為了贏過別人的趨向表現目標 (performance-approach goal)，才能讓學生擁有最佳的記憶效果，記得更多、忘得更少呢？基於此，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成就目標對國中生 RIF 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趨向精熟目標與趨向表現目標之定義與測量

成就目標理論是以能力為核心的動機理論，該理論共經歷兩次主要的修正，從早期的二、三向度，到現在的四向度。Elliot 與 McGregor (2001) 的四向度成就目標指出，以能力如何被定義及定價，可分為四種目標導向。個人會採用「絕對任務表現」、「個人過去表現」作為定義「精熟目標」的參照標準，以「他人表現」作為定義「表現目標」的參照標準；而「趨向成功」或「逃避失敗」則是個人對能力的定價方式，個人會根據不同的標準與方式來對能力進行定義與定價，據此，學習者的成就目標可分成趨向精熟、逃避精熟、趨向表現與逃避表現等四個向度。

根據 Elliot 與 McGregor (2001) 及 Pintrich (2000) 的定義，將四種成就目標者在從事學習、工作時之相關特性說明，整理如下：趨向精熟目標是採取個人內或是絕對的參照標準，強調精熟，期望能透過努力真正地瞭解學習的內容，來達到自我提升。而逃避精熟目標 (avoidance-mastery goal) 則是採取個人內或是絕對的參照標準，將焦點置於避免展現個人參

照標準或與任務有關的低能力，對自我有高標準的要求，以不可以犯錯、避免不精熟作為學習時的目標。趨向表現目標通常是以他人、常模為參照標準，致力於證明自己的能力與維持自我優越感，其學習重心在於表現得比他人好，以證明自己的能力。逃避表現目標（avoidance-performance goal）則通常以他人、常模為參照標準，會致力避免獲得最差的成績，以維持自我價值。

隨後有學者提出，學習者在學習時，可能同時擁有不同的成就目標，稱為「多重目標導向」（程炳林，2002；Pintrich, 2000）。Pintrich（2000）回顧其過去的實徵研究，發現精熟目標與趨向表現目標有接近正交的情形，代表兩者的相關接近零，亦即學習者所持的成就目標，非單向度的兩極，而有可能同時擁有這兩種成就目標。因此，Pintrich 將趨向精熟／表現目標做交叉分組，分為高精熟／高趨向表現、高精熟／低趨向表現、低精熟／高趨向表現、低精熟／低趨向表現四種之多重目標導向。侯玫如、程炳林與于富雲（2004）以 310 位國中七年級學生進行量表的施測，以瞭解國中生多重目標導向與其自我調整學習之關係，研究發現，高精熟／高趨向表現組與高精熟／低趨向表現組較低精熟／高趨向表現組與低精熟／低趨向表現組之學生，使用更多的訊息處理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程炳林（2002）則是以 114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量表的施測，以探討多重目標導向、動機問題與策略調整之交互作用，結果發現，高精熟／高趨向表現組、高精熟／低趨向表現組能視情境的特性與需求選擇調整後設認知策略，並在面臨困難的教材時，傾向使用更多的訊息處理策略。低精熟／高趨向表現組則是只有在面臨困難的教材時，傾向使用更多的訊息處理策略；而低精熟／低趨向表現組則無法視情境地調整其策略。

另外，近來關於成就目標的研究開始探討調整成就目標的測量對於其核心概念的影響。Elliot 和 Murayama（2008）指出過往的相關研究大多將“You will probably get better as you go along.”等，當成精熟目標的操作性測量概念，而“It is important for me to do better than other students.”等，作為表現目標的操作性測量概念，但這些成就目標操作性測量概念與其概念化的對應性並不高，其著重在價值、關心的面向上，而非目標本身。Ikeda、Castel 和 Murayama（2015）、Murayama 和 Elliot（2011）皆使用更精簡，並著重在目標本身的指導語進行實驗。

因此，本研究亦以歷來被認為是趨向精熟目標與趨向表現目標的核心特徵、概念，以自我參照或常模參照、興趣於精熟或展現某種能力、致力於完成任務與自我提升或表現得比他人出色作為區分，明確地以「你的目標……」為開頭陳述作為受試者成就目標的指導語，讓成就目標之操作性與概念化之間有緊密關聯性，以產生更清楚、有考驗力的成就目標與記憶之連結。

二、RIF 之定義、操弄與成因

RIF 是指反覆提取的練習除了產生預期的記憶促進之外，還會連帶造成「遺忘與提取材料